墨莊漫録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崔伯易嘗有《金華神記》，舊編入《聖宋文選》後集中，今亡此集。近讀《曲轅集》復見之，因載之以廣所聞云：汴人有吳生者，世為富人，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。嘉祐中，罷任高郵，乃寓其家於治所，而獨與兄子賫金繒數百千，南適錢唐。道出晉陵，艤舟於望亭堰下。是夜月明風高，生乃危坐舷上，頹然殊不有寢意。久之，忽有緋衣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，後引一女子，冠玉鳳冠，曳蛟綃文錦之衣，顏色甚麗，而年十八九耳。生見而驚。俄頃至岸側，回叱緋衣者曰：「可去矣，無久留也！」於是滅炬泣拜而去。女子即登舟，面生坐，謂生曰：「見向來緋衣者乎？此君之夙仇也，而索君且數十年矣。乃今方得之，第以我故得免，不然，今夕君當死其手。」生聞益驚駭不自安。女子笑曰：「君怯耶？」即以金縷衣置肩上，生稍安，乃問曰：「若神歟？其鬼耶？」女子曰：「我非人亦非鬼，蓋金華神也。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，竊知將有所不濟，故相救爾。今事已，我亦當去君矣。」遂去，不復返顧。生以目送，至於林中不見。將掩關，忽睹女子坐其後，生大驚，女子笑曰：「知君怯，故相戲，安有數十年暌索，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？」遂相與入舟中，取酒共飲。其言諧謔，悉如常人，然生誡曰：「毋高聲，恐兄子之知。」女子曰：「我聲特君可聞，他人雖厲聲，亦不能聞也。」生益疑，竊自懼曰：此果神也，固無所憚，儻鬼則必有所畏矣。因出劍鏡二物示之，女子曰：「此劍鏡耳，精與鬼則畏。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，鬼陰物而無形者也，以無形而遇有威，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，故鬼畏劍也。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，精亦陰物而偽變者也，以

偽而當至明，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，故精畏鏡也。昔《抱樸子》嘗言其略，而我知之且久矣，乃欲以相畏乎？」生懼，起謝曰：「誠無他意。」至明，起謂生曰：「舟楫已有曉色，勢不能久留，當與君子訣矣。君後十年遊華山日，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。雖然，君今不可終此行，恐復不濟也。」因索筆題詩一章曰：「羅襪香消九九秋，淚痕空對月明流。塵埃不見金華路，滿日西風總是愁。」書已輒復流涕，歔欷而去。明日，思其言，遂回棹不復南去。復以其事語人，人或詰其兄子，果亦不知也。

曲轅先生又嘗作傳，記陳明遠再生事云：明遠，陳氏字也，名公辟，興化軍人，嘗舉進士。皇祐三年春，過泗州，遊普照王寺。時群僧會齋於南院，明遠繞浮圖，自西廂趨大殿，兩廡人甚嘩。獨老僧敝衣庭下，倚樹讀青紙書，其文光彩射百許步。明遠遽往揖之，僧小舉手，就視其書，則金字《金剛經》，系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。僧細諷自若，明遠從後聽之。既久，僧回顧笑謂明遠曰：「子亦樂此耶？」明遠對之稍恭。僧讀竟，遂以經授明遠曰：「江南李氏所施，觀子之貌，且當持此。」明遠喜，受之歸。明旦取映日，則無復光彩，一讀之，經藏書籠中。明年，從父官海陵，忽得疾，不可治。已死三日，家人將大斂，覺其體復溫，移刻稍蘇，又食頃乃能言，其族反驚。明遠自言方疾革時，見四卒深目虎喙，持文書，有大印，字莫可辯，共執明遠，桎兩手，驅西北行，其勢甚暴。所經依約皆廣野，塵埃射人，不可輒視。漸逼大河，府署嚴密，門外坐卒數十，悉持挺，內有考掠聲。三卒先入，一守明遠於大門外，如俟命者。須臾，坐卒盡起擎跪，明遠回視，一僧乘虛而行，過門見明遠，植杖而立，意若哀憫。明遠不覺手桎盡解，熟視其狀，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，因拜祈之。僧顧卒取文書略視，徐曰：「府君知耶？」才欲入門，而聞府中呼應甚遽。有二人服紫服朱趨出迎之，其侍衛之盛，若世之達官。二人禮僧極恭，僧為語，二人俞喜，旁睨明遠，若夙有罪者。僧呼明遠前，使自懺悔。俄二人詔吏聽還，二人亦謝僧去。後有吏馳出呼明遠，則明遠季父鈇，鈇太學進士有聞，亡已三年矣。既見，訪明遠家事，云：「我當錄冤簿三年，才二年爾，非佳職也。爾歸持尊勝七俱胝。咒，祈以免我，又有故服藏某處，幸焚之遺我。」寄聲親戚如平生。復告明遠，言：「世之人冤慎勿復，復之勢如索绹焉，若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，故吾此局置吏甚多，而簿書期會，常若不及，神君聖靈，尤深厭此。」言未竟，若有呼之者，因疾馳去。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，見系囚不啻數百，亦有禽獸諸蟲，悉能人言，與囚對辯。群吏見僧悉拜。有械囚系以大鐵鎖，左右文書沒其首，口嘗囁嚅出血，卒守之若使自讞，輕重不當又鞭之，其餘幾壞。明遠竊視之，乃其表舅鄭生。生為閩吏，喜以法自名，死且十年余。見明遠泣下，頻以手拱僧，且目明遠。僧笑，少以杖指之，鎖械俱墮，然莫敢起，而口囁嚅出血未已也。又見坐沙門五六人，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，氣色殊惡。僧曰：「此嘗棄世中供養，且重使食耳。」僧亦不甚念，復引明遠出前大河，上虹橋蜿蜒，望彼岸城府樓觀，煙霧出其上，明遠請往觀焉。僧不許，曰：「子過此無復歸矣。」

亟隨僧趨東南來，井閭人物，差類人世，但天氣乖慘，似欲雨時，而塗中所遇，往往皆昔嘗所見。危冠大馬，出處前後，吏卒替更而叠趨，人指以為名勢挾侈決意不屈之士，皆趫趄狼狽，狀若為物所迫。甚者咨嗟涕淚，悔怏自擲，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。俄及前所過廣野，遇溪水漲甚，思始來時則無有也。明遠憂不能渡，僧乃執杖端，以末授明遠而導之。始涉亦甚淺，中流明遠失據將溺，因驚呼而蘇。明遠之復生也，桎縛之跡，隱然在臂，家人持葷飲餉之，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。瞻視間，僧已在室中，香氣異常，親族齋戒祈見者必暫睹裙衲杖屨而已。僧自是日以先授經義教明遠，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，即心是佛，煩惱塵勞，究竟虛妄。其音靚圓若霜鐘，在庭戶外之人，一歷耳歡然自信，終身不能忘其聲。每謂明遠曰：「吾即詣某寺齋。」既去，食頃後還，又某氏齋私飲某僧酒，獨不齋耳，他時為之，未免有罪。時多疑以僧伽大師者，明遠請焉，僧曰：「僧伽，吾師也。」幾一月，明遠軀體復壯，僧告去曰：「後十四年，吾待子於祖山。」明遠問祖山，曰：「廬阜。」遂去。陳氏後求釵故衣，果得於其處，緇徒咒而火之。明遠母素好釋氏，悉疏其齋，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，明遠並告以類狀，具言有是爾。飲僧家聞之，終身不飲酒。然明遠向所懺之罪，今反不復能記，豈昔偶萌之於心，不自引悔，而神道已錄以為非耶？抑他生所為，不復自省，而幽冥記人功過，誅賞有時，而宴安人之苟為，得以自闕。則跬步之間，不可以為恐懼耶？至和三年八月，明遠歸莆田，以故人訪予，且出所授經，具道其事，欲予記之。予固以怪其人爽辯謙畏，不類向時，其志真若有所得，然未暇從其請也。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，特過予，復以為言。予與公輔遊十五年矣，今示稱其弟所為，如予嘗所怪者。則明遠由是而有聞，儻求之益勤，修之益明，守其話言，不為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，則其所至也，豈易量哉！因起奮筆，直載始末。明遠所述蓋多，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略相同者，不復更錄。明遠父名鑄，今為尚書都官郎中，通判廣州。曲轅子記。予觀崔公所記，抑亦異矣。彼鄭生者，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。籲，可畏哉！三尺者輕重不可逾，而法家流鮮恩寡恕，多論刻。苟容於心，已不逃於陰譴矣；若能平反明慎，天必以善應之。臨政者於淑問詳讞，寧可忽諸？

襄陽天仙寺，在漢江之東津，去城十里許，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。世傳唐武德初，寺尼作殿，求良工圖繪。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，期尼以扃殿門，七日乃開。至第六日，尼頗疑之，乃辟戶，闚其無人。有二白鴿翻然飛去，視壁間聖像已成，相好奇者，非世工所能。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，乃二鴿飛去之應也。郡有畫工武生者，獨能摹傳其本。大觀初，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，心無信向，頗輕慢之。武生云：「菩薩之面正長一尺。」寬以為誕，必欲自度之。乃升梯，欲以足加菩薩面，忽梁間有聲如雷，寬震悸而墜，損其左手。僧教寬悔過自懺，後歲余方如舊。茲禦侮於像法事者，怒其慢瀆

耳。

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，性喜揮翰，雖在政府，暇時日書數幅。予嘗見雜書一卷，凡九事，乃抄之，今因載於此。

一云：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，蔡邕作飛白，是八分字耳。是以古雲飛白，是八分之輕者。衛恒作散隸，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，故又云散隸終飛白。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，唯小小鉛刻之陰，或刻隸字也。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碑，皆八分之妙者。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為隸書，而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。世俗亦往往從而謂之隸書，且相尚學焉，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古八分，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？嗚呼！目前淺近之事，略涉古者，便自可知，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！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，與用筆作字之微妙，旨遠而意深者，安可得哉？蓋不翅於鐘鼓樂鼈，周公之服被猿狙也，事之類此者多矣。

二云：書雲六藝之一，古人列之於學，以相傳授，則學者始習之已久，詳知其規矩法度，與所以為書之意矣，精而熟之，不妙且神何待耶？戰國秦漢以來，其學猶未絕也，故學者尚有前世之風烈。至於名家，乃多父子祖孫，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？崔、張、鐘、杜、衛、索、王、庾諸人是也。會之於繇，真父子也；逸少、子敬，殆將雁行矣。

三云：吾頃見蘇浩然兄弟，言其曾祖參政所收古書畫，盡付幼子掌之。既薨，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，悉以畀之，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。其後參政之幼子官洪州，卒於官，因不歸，其子幼弱，已而遂絕，書畫皆散失不復存。今諸房所共有者，是十一二之粗者爾，然足以多甲士族也，使其在者不知其當如何也！必有魏晉名跡矣，惜哉！

四云：宣州筆有名耳，未必佳也。凡筆擇毫淨，卷心圓，便是工夫。鋒之長短尖齊，在臨時耳。處處皆能，要自指教，令精意而已，無他奇也。

五云：張侍禁筆甚佳，一管小字筆，寫二十萬字，尚寫得如此，是少比也。盧管使十倍不及，是其手生也。凡習熟之與生疏，豈不相遠哉！學者須先曉規矩法度，然後加以精勤，自入能品。能之至極，心悟妙理，心手相應，出乎規矩法度之外，無所適而非妙者，妙之極也。由妙入神，無復蹤跡，直如造化之生成，神之至也。然先曉規矩法度，加以精勤，乃至於能，能之不已，至於心悟而自得，乃造於妙；由妙之極，遂至於神，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。凡用筆日益習熟，日有所悟，悟之益深，心手日益神妙矣。力在

手中而不在手中，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，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，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。學佛者悟吾此語，可以撒手到家矣。妙哉妙哉，真至理也。

六云：吾每論學書當作意，使前無古人，淩厲鐘、王，直出其上始可，即自立少分；若直爾低頭，就其規矩之內，不免為之奴矣。縱復脫灑至妙，猶當在子孫之列耳，不能雁行也，況於抗衡乎？此非苟作大言，乃至妙之理也。禪家有云：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；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。悟此語者，乃能曉吾言矣。夫於師法不傳，字學廢絕數百年之後，欲興起之，以繼古人之跡，非至強神悟，不能至也。

七云：學書須先極取骨力，骨力充盈有羨，乃漸變化收藏；至於潛伏不露，始為精妙。若直爾暴露，便是柳公權之比張筋努骨，如用紙武夫，不足道也。

八云：楊小漕言其兄官江夏，有道人自稱呂亢圭，時時延之學院中。二侄幼小，頗勤待之。或言事，往往有驗。一日，忽再三言云：「惡人將至矣，須急避之。」時眾人亦不甚留之。暫爾，徑渡江表，人但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？是夜，忽提刑喻君涉至州，州郡都不知之，乃是乘便風，一日行六七程，徑至岸下耳。喻到，則遣人訪求呂，不見蹤跡，喻乃親自密問。得與一人往還至熟，呼之至，即岑文秀也。詰其所得，雲無有。喻作聲色，且將笞之。岑終言無。喻不信，遣熟事吏往搜其家，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岑長歌一首，是言內事。岑乃云：「呂實付此詩，云：汝今未曉，異日當為子詳說之。」喻乃云：「呂即呂先生也，其名亢圭，是解拆先生二字耳，亦不知其定如何也。」眾乃悟所謂「惡人」者，指喻耳，是恐其迫逼求之也。

九云：吾今日取君謨墨跡觀之，益見其學之精勤，但未得微意爾；亦少骨力，所以格弱而筆嫩也。使其心自得者，何謝唐人？李建中學書宗王法，亦非不精熟，然其俗氣特甚，蓋其初出於學張從申而已。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，中始知其非而變之，所以恨弱，然已不謂其能變之至此也。吾若少年時便學書，至今必有所至，所以不學者，常立意若未見鐘王妙跡，終不妄學，故不學耳。比見之，則已遲晚，故悟學皆遲，今但恐手中少力耳。若手中不乏力，不甚衰疲，更二十年，決至熟妙處。此須常精勤乃可，若不極精勤，亦不能至也。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？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，西齋東窗大滌翁書，時卜至後一日也。

重和戊戌歲，平江有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夫數人穴一墐，初入隧道甚深，其中極寬，如廈屋然，復有數門，扃鐍不可開。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鐙之類，以為銅也，欲貨之，熟

視之乃金，因分爭至官。時應安道逢原為都守，盡令追索元物到官，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，觀者如堵。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，丹青如新。畫手殊奇妙，有一秘色香爐，其中灰炭尚存焉。諸卒爭取破之。墜之頂皆畫天文玄象，此特初入之室，未見棺柩，意其在重室內也。又得數器而出，乃掩之。後考《圖經》云：吳孫破虜堅之墓也。然考之吳誌，堅薨葬曲阿，未詳此果何人也。

宋次道《春明錄退朝錄》云：王侍郎子融言，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。時滕給事涉為守，盛冬濃霜，屋瓦皆成百花之狀，以紙摹之，其家尚余數幅。政和丙申歲，先君為真州教官，時朝廷頒雅樂，下方州，儀真學中建大學庫屋，積新瓦於地。一夕霜後皆成花紋，極有奇巧者，折枝桃梨，牡丹海棠，寒蘆水藻，種種可玩，如善畫者所作。詹度安世為太守，諷學中圖繪，以瑞為言，欲諛於朝。先君不從，乃已。

俞紫芝秀老，荊公客也，能詩，公極善之。嘗有《詠草》一篇云：「滿目芊芊野渡頭，不知若個解忘憂。細隨綠水侵離館，遠帶斜陽過別洲。金谷園中荒映月，石頭城下碧連秋。行人悵望王孫去，買斷金釵十二愁。」為人所稱賞。

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，僧德操題其上云：「白骨纖纖巧畫眉，髑髏楚楚被羅衣。手持紈扇空相對，笑殺傍觀自不知。」

元祐以後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、士字、叔益、令時、篪之，皆有篇釋聞於時。然近屬環衛中能翰墨尤多，如嗣濮王仲禦喜作長短句，嘗見十許篇於王之孫□□皆可儷作者，不能盡載，如上元扈蹕作《瑤臺第一層》云：「嶰管聲催，人報道、嫦娥步月來。鳳燈鸞炬，寒輕簾箔，光泛樓臺。萬里正春未老，更旁鄉日月蓬萊。從仙仗，看星河銀界，錦繡天街。歡陪。千官萬騎，九霄人在五雲堆。赭袍光裏，星球宛轉，花影徘徊。未央宮漏永，散異香、龍闕崔嵬。翠輿回，奏仙韶歌吹，寶殿樽罍。」每使人歌此曲，則太平熙熙之象，恍然在夢寐間也。

楊緯字文叔，濟州任城人，以明經中第，累任州縣，皆有能稱。後為廣州觀察推官。元祐二年正月，以疾卒於官，道遠喪未還鄉。其侄珣，一日晡時，恍然如醉夢中，見其叔騎從甚都，來其家。珣亟拜之，既坐，言語如平時。珣問：「叔今代滿耶？」曰：「我今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。所主人間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事也。其職甚高而閑逸，故來別汝也。」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。至夜，珣乃省，久而方言曰：「適廣州叔來，其言如是。」眾方悲駭，知緯死矣。珣曰：「叔臨去有紫衣吏曰：府君好範山下石臺，

可即臺立祠以祀之。」後呼工為像，一塑遂肖其容狀。州縣以緯別無功績，不敢聞於朝，而鄉人歲時但即其墓而祭之。

宋宣獻公綬《宮梅詩》云：「閬苑春多非世境，層城花早出宮欄。」用梁簡文帝《梅花賦》曰：「層城之宮，靈苑之中，梅花特早，偏能識春」之語也。

山谷在荊州時，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，綽有態度，年方笄也。山谷殊嘆惜之，其家蓋閭閻細民也。未幾嫁同里，而夫亦庸俗貧下，非其偶也。山谷因和荊南太守馬瑊中玉《水仙花詩》，有云：「淤泥解作白蓮藕，糞壤能開黃玉花。可惜國香天不管，隨緣流落小民家。」蓋有感而作。後數年，此女生二子，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，憔悴頓挫，無復故態，然猶有餘妍，乃以國香名之。

濟州士人鄧禦夫，字從義，隱居不仕，嘗作《農曆》一百二十卷，言耕織、芻牧、種蒔、耘獲、養生、備荒之事，較之《齊民要術》尤為詳備。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於朝，今未見傳於世，嘗訪於藏書之家，或有見者。

王禹偁元之，久為從官，而未嘗知舉，有詩云：「三入承明不知舉，看人門下放門生。」王岐公珪在翰苑，凡十七八年，三為主文，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：「黃州才藻舊詞臣，幾嘆門生未有人。自笑晚遊金馬客，曾來三鎖貢闈春。」

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，殊有宮禁富貴氣，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。亮工官長沙時，黃魯直謫宜州，過而見之，嘆愛彌日，大書一詩於黃素上云：「周昉富貴女，衣飾新舊兼。髻重發根急，薄妝無意添。琴阮相與娛，聽弦不停手。敷腴竹馬郎，跨馬要折柳。」其畫後歸禁中，而詩不見於集也。

江彥章四六之工，自少年即妙。崇寧三年，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頒冰，彥章作謝表有云：「使嗽潤而吮清，得除煩而滌穢。順時致養，俯同豳雅之春開；受命知榮，固異衛人之夕飲。」又云：「深防履薄之危，不昧至堅之漸。子孫傳誦，記禦林金碗之香；生死不忘，動宮井玉壺之潔。」

韓子蒼與曾公袞、吳思道戲作冷語，子蒼云：「石崖蔽天雪塞空，萬仞陰壑號悲風。纖纊不禦當玄冬，霜寒墜落冰溪中。斫冰直侵河伯宮，未若冷語清心胸。」公袞云：「萬山雲雪陰霾空，千林霧松水搖風。凍河徹底連三冬，嘉平曉獵崤函中。十二律呂相與宮。

安得此候疏煩胸。」思道云：「（闕十八字。）思如冬，露下紫微花影中。長哦白雪明光宮，眾泉湧此萬卷胸。」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。

湯泉有處甚多，大熱而氣烈，乃硫黃湯也。唯利州褒禪山相近，地名平疒寧鎮，湯泉溫溫可探而不作火氣，雲是朱砂湯也。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，既去，異香郁郁，累日不散。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：「華清賜浴記當年，偶托荒山結勝緣。未必興衰異今昔，曾經天女卸金鈿。」

晁說之以道作《感事詩》云：「干戈難作墻東客，疾病猶存硯北身。」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，而硯北身乃《漢上題襟集》段成式書云：「杯宴之餘，常居硯北。」又云：「長疏硯北，天機素少。」又云：「筆下詞文，硯北諸生。」蓋言几案面南，人坐硯之北也。

予少年在湘陽，曾弦伯容云：「唐人能造奇語者，無若劉夢得作《連州廳壁記》云：環峰密林，激清儲陰，海風毆溫，交戰不勝，觸石轉柯，化為深涼。飛城壓岡，踞高負陽，土伯噓濕，抵堅而散，襲山逼谷，化為鮮雲。」蓋前人未道者。不獨此爾，其他刻峭清麗者，不可概舉。學為文者不可不成誦也。